常郡八邑艺文志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六之下

武進莊翊昆新渠氏校補

東里盧文弨纂定

陽湖莊毓鋐俊甫氏重校

卷六　序

臧玉林經義雜記序　　國朝　閻若璩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諧聲諧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

事令長是也禮記哀公問政子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又曰推十合一爲士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又曰粟之爲言續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又曰貉之爲言惡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孟子曰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又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又曰洚水者洪水也又曰人者仁也聖賢之詁訓聲音之學何如哉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問諸晉史果曰己亥聖門之校訂之學何如哉秦漢大儒精專斯業如毛公伏生董仲舒韓嬰司馬遷

孔安國司馬相如揚雄劉向劉歆賈逵許愼馬融蔡邕鄭康成盧植服虔應劭等學有純駁行有邪正然並先儒之領袖後學之模範也魏晉以來頗改師法易有王弼書有僞孔杜預之春秋范甯之穀梁論語何晏集解爾雅郭璞注皆昧於聲音詁訓疏於校讐者也疏於校讐則多脫句譌字而失聖人手定之本經昧於聲音詁訓則不識古人之語言文字而不能得聖人之眞意若是則學者之大患也隋唐以來如劉焯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皆好尚後儒不知古學於是爲義疏爲釋文者不能全用漢人章句而經學有不明矣宋儒出而以心得者爲貫漢唐之說視之無所用自宋以來言北海則爲俗學言新安則爲聖賢習尙久矣毗陵臧玉林

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旣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劉揚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三十卷皆有關經學餘則推性善戒惰逸辨謬譌補遺脫一字一句無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閉戶研述世無知者若璩旣讀是書先生命爲之序遂不敢辭而撫其顚末如此康熙三十六年季夏

太古元音自序

國朝 是奎

粤自庖犧畫卦不外奇耦而象數畢該囊括宇宙事理倉頡本此製字用直橫正斜左右上下方圓屈折疏密穿貫俯仰向背爲結構而有六書其中諧聲卽韻之所昉唐虞則作息耕鑿謠於野薰風卿雲元首股肱歌於朝夏子諫獵悟君商孫思成頌祖姬公因

彖者爻孔子翼之俱用韻句與周詩相比而楚騷漢賦仍之則三代以前必有定本可案故啟口發聲自然相協降而六朝元音已佚沈隱侯僻處南陲僅操土音欲釐正五方口吻固多謬戾而李唐來取士奉為科律嗣是而累朝輯古韻者各以私臆為增刪分併無慮數十家要如理絲而棼之非遺監則複淆莫審誰是明洪武中命宋文憲合字內學士裁訂畫一賜名正韻疑亦近矣究亦未的余早歲閱梅宣城字彙末綴縱橫二圖聲疑並與往復既久從陽京陰基二韻定其宗各配諸韻對讀而得每部句中得聲有字弁凡有聲無字之位從數韻平上去聲三殊而同歸一入聲者而得子母從各韻自首至尾順口讀去先喉腭鼻次舌次唇次牙

次齒還其本量而知其盡於二十八位從原韻而轉前後相衡而得五音正變始終生於一氣有天然不容紊雜者而似字同句亦各見矣其間宮商角音之順局徵羽之逆局有因特起止亦皆先天之自定因恍然悟古皇制樂金聲玉振之所由來也夫制樂以律管分寸正五音呼字者以人口代律莫要於審氣辨象凡喉之兼腭鼻牙齒之兼舌俱統於口各明其用已可無誤而猶恐其或淆也因各就本韻母子諸位對舉上字標射摘舉下字諧聲以呼一字爲反切之法則不獨有字者悉著而有聲者盡顯矣雖然韻雖繁不過陰陽二者今以正閏四十五子十八母約而爲十五綱十八攝二十外爲經而總緯於四子二母離合共出之圖不順適覺人間

一切諺言皆為天籟眞婦人豎子可以了會者遂以太古元音目吾書而復闡十倫之義以繫焉嗟乎韻學不明久矣聚訟紛如迄無定準此書出庶幾簡明精確而無可更易矣乎

送潘司訓之任阜甯序　　瞿源洙

雍正初年設阜甯縣於廟灣山陽之分邑也縣署及學宮學舍胥隸焉其地濱海利魚鹽鹺商市儈比屋而居素繁庶雖一村堡若巨鎮然當明嘉靖時倭夷豕突大擾江南北廟灣遂為賊巢吾郡荊川唐先生督兵攻之率淑浦處州沂州青州諸將卒十餘營並進南駐馬邏壆新溝北扼雲梯關水陸夾攻死傷相積蓋廟灣牆厚如堅城樓居平屋延袤三里深房曲巷險如設阱皆平時鹽場

富商所築以禦寇而賊反據之以抗官軍故血戰彌旬始能勝之昔人以書生弄兵鮮不貽閫外寄者荊川亦一書生耳而擐甲據鞍拔刀先奮於是戰士用命克靖海氛可謂能矣然東漢鄧憚恥以軍功取位予亦惜荊川以文章理學名天下不爲戰勝廟堂之計而屑屑以武功著也今世烽燧熄海波不興

天子方矢文德興學校而猶恐海濱之不馴於化也遂別設縣治於此更建立學宮慎選司訓以風厲之而潘君州來遂以明經膺其任蓋富商大賈擁魚鹽之利務以奢侈相高昔日之岑樓峻閈深房曲巷因其故跡而日新之壯麗倍增於舊聯營樹柵之場盡爲笙歌海晏之地矣而鹽徒竈丁與牙驅雜處其人多計利析秋

毫而性獷悍爭一錙銖不得則攘臂起拳勇格鬬相賊殺或羅於法輒逋逃外洋牽引島嶼姦人攻剽內地以肆其毒此曩者廟灣所以爲賊巢也治斯地者縱之則驕懲之則怨惟詩書絃誦之氣馴而擾之可以銷其暴橫之心并變其奢靡之習朝廷設學之意其以是哉潘君文高行修素以荆川爲師秉鐸期年吾知新溝雲梯間莫不弦歌學道雖市井貿易亦彬彬以禮讓相先而矯矯虎臣率皆偃戈而高臥矣然則潘君之雅化將與荆川之武功並傳不朽爲海上之美談可拭目而俟也

竹溪詩集序 楊名燕詒字心翼其曾祖起文閩人也 田嘉穎

乾隆甲申仲冬余遊皖江獲交毗陵唐子蓮溪讀其詩如見唐宋

詞人心竊自幸以爲此遊不虛無何唐子旋里不知豈遇何時正深岑寂懷思中復遇世交禮山熊子耦生晨夕把晤索其近作讀之非復舊日吳下阿蒙可與唐子相頡頏而惜未相識也一日余在友人所題小照得遇楊子竹溪青目許可嗣出其五七言詩二册屬余鑒別讀再三過直與唐熊鼎峙不覺拍案狂叫以爲復見唐子而幸重遇唐宋詞人於一時也詢竹溪里居與蓮溪相近而不識也竹溪見唐熊詩渴欲一面余旣介熊子與竹溪交復叙其顛末將紹於唐子而爲同里友以見人文知己之難雖同一時一里而不識必待異地之人作之合也而猶或見或不見噫嘻知己之難而面遇更難概可見矣益信古之人不得知己待於數千百

年之後而一遇斷斷然也余獨深幸此遊得遇唐楊二子而又復遇久別之熊子盡讀其詩一慰生平嗜奇之癖求友之心深冀交相琢磨共入唐宋詞人之室探其本而抑其末沿其流而溯其源益加粹厲追尋漢魏三代之遺旨酌其醕醪而入其堂奥斯爲大幸夫復何如

讀史大略自序

國朝　抄張白一本名一瞻

士生斯世欲闡明聖賢義藴上以堯舜君民下以嘉惠後學舍經術抬術莫爲功矣顧以訓詁釋經以空談論抬不若取二十一史中古人已行之事鑿鑿焉詳其義利公私之辨成敗得失之分可以敷陳法戒開拓心胸且論史而經在其中也一瞻少有史癖讀

史之暇往往掩卷深思以己意論列之初無意於成書也自開闢以迄元末久而積之遂成讀史大略六十卷未嘗蹈襲前人一字獨抒心得與致堂胡氏靜軒周氏兩先生互相觸發者居多凡其中人品之賢姦心術之邪正聖賢異端之迥別王道霸功之縣殊以至事爲千古之疑案（如桑林身禱太王翦商之類）古人有不能自白之隱衷（如司馬遷先黃老王旦不諫天書之類）莫不以意逆志曲爲辨雪頗能發千秋未發之祕其尤大者發明陳承祚身爲晉臣因晉受魏禪不得已帝魏黜蜀之苦心欲改三國史爲蜀漢書發明司馬溫公歐陽廬陵朱紫陽身爲宋臣不得已仍宋太祖薛居正梁唐晉漢周舊史之謬欲改五代史爲南唐書謂二史正而後百代有全史也亡兒晉著

有小沙子史略一卷絕筆西漢不忍埋沒附之帙中蓋竭四十餘年之精力而後告竣雖芻蕘末議不足當金匱石渠之藏然可爲聖君賢相論道之資可爲學士大夫稽古之助於經術治術皆不無小補云時康熙甲子春正月

徐霞客遊記序　　國朝　楊名時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閱外舅劉南開先生所鈔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既終卷念其平生胼胝竭蹶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遊跡計日按程鑿鑿有稽文辭繁委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

凡兩閱月而畢曰是殆負邁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與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於釋老仙佛亦性質之近使然而其爲人之奇倔豪宕於斯概見未可沒也古之殫心於天文地理之學以成名者冥搜闊奧曠覽兩選每出於蹤跡瑰異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絕險赴窮荒疲敝精力以爲之哉若其足以裨助聞見正於學者不無補也今觀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以及地理河渠諸志皆詳山川風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木之產兼資多識聖教不廢茲非其足相發明證佐者與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流峙終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人生所應窮歷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勢弗

能親至而目見得斯書也苟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固可展卷披對按所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槪如涉其境焉昔夫子亟稱原泉曾氏風雩詠歸蓋造物與遊所以涵詠天機陶寫胸次案頭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於几席間詎非仁知養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龍蛇窟宅亙古人蹟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力以赴之期於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届且入焉而安會無犯難傾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困其爲高深美富奚啻洞壑泉石之奇岱華江河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

起矣予既喜其書之不爲無益且以其足爲入道喻也爰爲之序以自勖焉

重錄徐霞客遊記序

楊名時

己丑夏秋既手錄徐霞客遊記而爲之序矣重陽抵家復得友人所藏原本校之乃知前所鈔本出於宜興史氏者字多譌誤其刪減易置處輒於實境不符文意不協用歎天下之率意改竄文字而致失作者之本來如宜興史氏者爲可鑒也初余錄是集之意謂存是書也他年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可展卷披對按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概日涉其趣焉若如史本則既失其眞又安用之爰亟爲改正添入再手謄一過以復其舊大

抵霞客之記皆據景直書不假妥恐煩密非有意於描摹點綴託興抒懷與古人遊記爭文章之工也然其中所言名山巨浸宏博富麗者皆高卑定位動靜變化之常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俛仰棲遲寤言寫心之境正昔人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雖止詳其形體區域而天地山川之性情俟人之神會而意喻者悉已寓之矣其得之多寡知之淺深存乎人耳夫造物之奇閟恒有待而發亦有待而傳有是境而人不知則此境爲虛矣遊是境而默不言則此遊爲虛矣霞客之前境自在天下也而無人乎知之無人乎言之即知而言之亦舉什一於千百而已設霞客於身到自歷之處惟自知之而自樂之不以紀於書而傳於

世人又烏知其有與無耶然則斯書之不可沒謂天地之迹存焉耳而況於天地之心生人之本古之聖賢心知之而身備之而推所得以公於世者其遺文之可寶愛爲何如哉

類音序

楊名旹

作類音凡五卷其若干字蓋字書之家以說文爲第一其次則六書他若正譌溯原直音亦昔人之精思而佩觿一編在宋人爲僅學矣韓子曰欲爲文宜略識字乃從歸崇敬讀古隸其曹成王碑僅習古之教與夾漈亦稱識字然若於自作主張止戈爲武必以爲亡之諧聲亦何足以定其論也大約六書始於象形衍於會意流於處事變於轉注蕩於諧聲窮於假借通此六者而別裁其繆

改紀其失形得聲存天下之理該無不可讀之書矣余患夫小學之失傳也輯而錄之以示家之子弟意取於辨類辨類而音從之別欲作譜列其系之所出而以所生衍焉今未遑暇也然此其家傳譜而列之固易爾至於音韻之辨毫釐之間旣南北有輕重之殊又喉吻有淸濁之異若力爭於宮徵自當協於齒唇大呂黃鍾吾則未及知音君子幸無哂云

史記錄腴序　　楊名亠

史記者劉漢大史令司馬遷之所記也案周禮大史屬宗伯掌建邦之六典法則辨法者考焉小史則掌邦國之志紀時事者葢小史職也漢以武皇大初置大史官位在丞相上曰令者其屬官耳

小史職而署爲大史豈以有佐大史之文而遂一之歟大史不隸天官而遷又曰世主天官爲大史公者豈以大小史之下繼以馮相保章實司月辰二十八星之位妖祥雲物之別其事疑於天官而亦天官大史也周禮出最晚孝武時或有傳其學者而不居其全宜有乖繆後世沿而不察則亦過矣遷既掌其官自當網羅散失以昭所職說者曰史記之書憤書也僕嘗考之遷四十二歲而輯史又七年始被李陵之禍自序之文亦明言之七年之中我不知所輯幾何篇然大約不啻過半矣此時則何憤之有哉獨如貨殖游俠略發其調或有所介介而以之槩全書者不也遷信聖人最篤紀不三皇而始五帝徵信於聖人也世表年月兆論次慎疑

者亦聖人意也世家首吳列傳首伯夷固論其世次先後然皆聖人之極贊而詳道者也升庵謂夫子貴讓而史遷之首吳伯夷亦然未盡也他如六藝折衷春秋反正田齊著易微宋稱仁騶孟述尼酷吏先老種種篤信忍數不終漢儒最董恐以方遷而亦無以相過班固曰是非繆於聖人豈可謂知言乎史記傳世千七百餘年評注之盛至明而極雖亦各有所見而支離紛錯日以滋多且如外戚史公本意卽指后妃而陳臥子輩則謂當以魏其武安之屬秦楚一表固明勳說而唐應德輩則謂此不如彼之總乘一時高興之言盡失古人之意其資議大體則小司馬之索隱為多而勘點細節則有明楊董徐陳之說最夥蓋文人所樂詞詆前人而高明未克往往以寄人籬

下爲恥是以日異月新徒災棃棗而陳言怪說乃亂聰明耳食之
家迷於絲肉動謂某公評本致佳而又有擿之者則且極管其謬
以申己說僕生十年而得見史說距今十五年家貧無資不能自
置則向所親借觀之雅不欲得其有評注之本既嘗披閱三次亦
略有所得因頗書鈔其腴者若干卯左鳴呼此書之佳僕則何能
知但憶十歲時嘗讀鉅鹿一戰爲之心神震懾口張不能翕骨節
間相軋作聲毛孔汗出泚然不止方隆冬裏衣盡溼因念少時精
神專一無他情好而史公之文乃能入人之深而移人之至如此
則亦何可不時時觀之爲收束心神之助哉惜乎方謀科舉業未
暇圖其全也異日者儻得以餘閒游獵諸史又將以稍識乎作史

源流而庶幾乎陳思韓子之志或可冀焉僕固以此爲之嚆矢也

潘方陵一枝集序　　楊名中

文之傳於今者多矣乎古人之爲博易與耳張茂先擅號百代綜其書以車計者僅三十自卷積之而盈車自一積之而三十竊意一車之載終歲可了數年而程世而畢焉人生十齡而知書年四十則駸駸乎方駕茂先矣自玆以來若水之達佔畢矻矻有莫舉名田家之牛三千汗之不足寶氏之棟五百充而有餘洋洋多矣乎人卽一目數十行下日閉門手一編倏忽百年將毋徧觀而盡識否也吾嘗謂居今日而有志於是其說通於鳥之爲巢今夫深林茂樹天蟉連蜷紛出纈錯蓊薈翳日刁刁生風有鳥焉擇可安

而居之不蹶其大身得無咎非有風雨之患鷙隼搏擊之恐時又凌清風而覽其勝其視下也蔥蘢豐蔚無遺目焉智哉鳥之為巢吾黨得斯說以從事於古人之文有處乎窮大失居者乎不得所安願遊其藩籬陵餘子直御寓而歸耳荊溪潘子方陵以一枝鳴其所集聞吾言善之屬余以敘余謂一枝之義得之莊生抑莊生之言大小之辨者吾惑之夫地之去天則誠不知其幾里然吾仰而見天明明有天非不可窮也鵬一搏而九萬里再搏億有八萬三搏四搏青天天閡之則控於地而已矣莊生言遊以遊域之大為逍遙乎抑小者乎一室如斗舉足而加礙焉堂以仞計者十數則趨舞而加疾矣鵬於天地未見其所遊也言鵬則不若言鷦鷯

鷦鷯一枝逍遥乎遊哉一者不一者也摘樹得枝去尺寸而復有枝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巧歷者不能得也鷦鷯富矣鵬只有一天地耳天地之外爲無何有之鄉吾又安知果有無何有之鄉得展其翅而莫之夭閼者哉嗚呼大不能小故其雛䴏於楚毛落幾十里而其身局於南溟之波鸞鳩斥鷃之所笑鷦鷯之所不爲也莊生豔言鵬其烏知大小之辨鷦鷯則幾矣潘子命書之意則余前之言者什合八九余又獻其疑如此不得莊生而詰之則質之潘生爲一枝進一解

巡道楊賓賓先生序　　汪士鋐

歐陽子有云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故登金門上玉堂者咸祗以

為文章之官而無所事乎其他不知文者所以載道者也文而不本乎道則文爲空言而道者乃致治之本道而不施於治則道爲虛名道也文也治也古者合爲一而今則區爲三惟我賓實先生固合道與文與治而爲一者乎先生之在翰林也樸直自守其文皆體道之文其視學畿輔也辨正文體崇尚經術一切請託苞苴以非道來者悉屏不行而又不自表暴形人之短以成己之長其供奉內庭也將之以誠謹處之以忠實內無所援外無所耀守其道不懈於文惟先生爲能盡翰林之職者也是以

天子信重之已而直隸巡道需人

天子特破成例簡用斯任巡道一官畿內刑獄之總察保佑善良

摧抑豪橫職至重也先生始下車折斷滯獄期月間論數百餘事犴狴皆空牘無留案其政不嚴自治而又申明職掌整頓綱紀不屈己以自下不居高以傲物穆然有道之容衆皆稱爲長者不知先生以道自得施之於政事之間以及於待人接物之際悉由誠敬篤實之心而勤於其業不猛不弛實有合於古先賢之所行昔朱子在南康時有躍馬於市傷小兒者不以衣冠子弟縱而不問其在漳州論斷獄事以爲不可不論是非善惡務從寬厚惟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其在漳州防胥吏沈滯公事邀索於人則嚴立程限使一旬詞訟應時都了葢威則使人信而不敢犯勤則使人信而不敢欺政事之間莫非至誠惻怛之所流衍而民有

不化者乎先生以文章之官居政事之地一皆本於朱子家法於以立身行已於以對揚王休無所施而不當矣鋐於先生爲後進且在弟子列因本先生之志而書之所謂合道與文與治而爲一者也

沈凡民印譜序

汪士鋐

不習篆隸不足與言知書而篆尤隸之祖也李斯程邈之書不見於今學者無所取正往往收拾秦漢印章以求其法而銅文爛缺不能復完則其書之舛誤益多矣余之學書無所師承早歲先祖沂州公授以文氏停雲館晉唐小楷略習麻姑仙壇陰符經莫知其意年二十四遊京師吾友陶子師見余書曰木板黃庭經也因

稍稍改變習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得其瘦年四十僥倖禮闈學殿試字寓中無名蹟習俗本趙子昂書得其潤壬午歲覲孫北海先生家藏帖於其孫稼叔所乞得數本朝夕摹寫由是余書復變繼又得蘇靈芝田公德政碑其拓初出時左右牽絲粲然可觀因知古人之書皆一氣寫成非逐筆而爲之也後博覽古碑得畫沙印泥之法知其中邊皆到所謂屋漏痕折釵脚者皆是最後得李陽冰顏氏家廟碑篆書六大字其筆眞如屈鐵搨之於壁日爲省覽而余已將衰老無能學矣江陰沈君凡民有志於書先學篆刻之法故於史籀秦相之書說文字源及漢唐碑刻印章無不通貫應其作之也以刀而不以筆而其得心應手之妙亦如以筆成之其

法用中鋒而不用側筆其起訖止皆如其次第而不亂其筆不復不欠皆眞得昔冢秘奧而復考缺爛之外誤爲印譜一書屬余題其首因自序余書知古人之篆隸皆眞而習之非如余之老而廢學也

嚴蓀友詩序　　　　姜宸英

無錫爲縣居蘇常兩郡之間居是地者往往出爲天下偉人貞士而其爲詩者自南朝湛茂之唐李公垂以來亦代有聞人有明海內詩家體凡數變北地信陽琊琊歷下竟陵代起而新其製如雲嵐之出沒於山谷間聽其自起而自滅可矣而逐景以馳者至謂能窮日之所入而不知其將道喝而死也獨錫山之風氣頗能不

詭於一時之好尚故其詩之可傳者常衆亦由其人之性情能不爲浮薄之所陷溺而然也予往在吳門見有所謂秋水集者其詩宗黃初建安以還五七言近體時出入於溫李之間蔚芠而婉麗卓然能自成家者也至錫山始知爲嚴子蓀友作蓀友爲人蕭散沖挹意氣浩然有國士之風宜其必能爲詩而爲詩則自不陷於浮薄者予既喜得蓀友蓀友遇予亦把臂歡甚念嘗別去於是屬余爲序其詩以余之懇愚不諧於俗雖久遊於四方熟嘗人情變態而氣志硜然愈不可易故人無論貴賤常覩以爲難近獨君能暱就於予而不予怪則其性之不移於風氣可無疑也予故拙於文詞於詩尤不能工顧獨嚴於論詩以爲世之風從披靡者皆無

與於詩人之事故雖不能爲詩而一時之名能詩者亦終無以奪焉然獨心折於君之詩至此則君詩之能不痼於習俗而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亦愈可無疑矣而君不亦益知所自重哉嚴子富學殖所著詩且日多予取其已輯者序其端

龔復園詩序

李良年

予嘗謂山水之外無詩非無詩也詩不得山水之助雖極工予之好不存焉是予之癖也進者田居無事良辰好景輒命童子具舟楫攜一尊酒書數卷自隨山巔水涯惟意所適是固無日不詩詩出解詩者咸謂可觀也迨後掛帆江湖策馬關塞感時攬古之作尤不乏焉今年客長安不稱詩者五閱月夫長安風會所集賢公

卿名人碩士所萃止宮闕之瓌奇輿馬第宅冠蓋之侈富聲伎游治水陸之琛玩好之物畢致士之游於斯者流連詠歌宜倍於常而予顧罕所著述何哉山水之助少也然龔子彥吉亦客長安出其近所爲詩問序於予顧裒然成帙予觀彥吉詩不務險怪而意象灑然在塵壒之表此其有得於山水深矣然後知長安能困予不能困彥吉彥吉之才過予遠甚而予何執前說以論詩毋乃陋乎雖然彥吉少俟之長安之西玉泉翠微諸山可以娛目騁懷秋高木落涼風載塗予將游焉麋鹿之性甘長林而悅豐草追詠而歸彥吉覽予之詩或以予言爲不誣也

青門旅稾序　　馮景

文以載道者也而今之爲文也盜中無所得穿窬竊取古人之文辭以炫耀於世羊質而虎皮可哀已其有振奇自命者又往往不說學而且自寫其臆見其文陋以僿於道亦莫能至焉是襲故標新而不軌於正經者皆不得與古作者齒揚子曰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以司馬子長之才而多愛不忍況劉安乎昌黎韓子之文可謂成矣小駁而大醇其畔乎道者鮮矣柳子雖未聞道然能於孟子盜其奧於莊周盜其博於屈原盜其哀於李斯盜其壯於馬遷盜其潔於相如盜其富於賈誼盜其明於揚雄盜其專彼未嘗不穿窬竊取而卒能自道其中之所得有宋大家猶是也故至今名之最少時觀青門老圃之書約而

有則既幸與同時又數見而相規以道於景之文理其緒屠其贅於是景始能屬文別五年遇老圃於杭貿以近業老圃歎曰非曩之見也工於文矣雖然猶間於道將不妙於有而妙於無乎蚿敏於夔而風更捷於蛇者何也對曰諾自是景文日益振嗟乎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不遇老圃吾其瘖乎老圃遂命景序次其文昔張華見左思三都賦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爲作敘賦乃大重今老圃之書久貴於天下而獨下問於走者蓋以其道之同也遂序以遺之

青門賸稾序

馮景

子爲古文蒞學諸青門先生邵子湘不見垂十年今春見於吳門使院道契闊其晨夕歡甚先生眎予青門賸稾而屬以序先生之文如麓稾旅稾前已版行世之好古文如予者皆爭索而讀之而賸稾則未之見也予既快先覩益歎其文老彌潔位置當在韓師曾友間亦說之非阿者也其以賸名稾何先生曰杜子美有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方吾壯盛時已苦刺刺不休今又載之末年賸矣夫子曰以道言則文章爲小然文載道者也合則傳離則不傳子奚所云小技殆指雕琢風雲藻繪月露者而豈所語於載道之文哉古之達人以道養身而以經世爲緒餘以文爲贏法餘也贏也皆賸說也彼且以身生性命爲天地之委形委和委順而

以子孫爲委蛻其視天地間事事物物無一而非贅者然至於載道術而著書則五千言不爲少肆其無端崖之辭不爲多雖謬悠諔詭猶自以爲不可以已先生何言謙也嗚呼儒者屈首受書明先王之道亦欲見諸行事豈徒著空言云爾哉旣與時違終已不試槁項黃顚日冉冉其將盡乃始大懼而悉吐其中之所蘊結蔚然文之以彰於後世在則人亡則書沒而不磨久而愈光而聲施不朽矣嘗觀古人爲文晚益善韓之潮陽蘇之海外是也彼皆積讀書養氣純深之後而又多歷艱難如作易者有憂患作詩者皆發憤故可傳也先生推排人間數十年蓬累而行六十後益委懷觀化發而爲文經緯史要不畔於道安得不傳願先生出茲贏

餘以公世人之求若挹河而取燧也學先生文者獨景乎先生毋贖先生梓先生笑應曰諾遂序而歸之

敬學約言序

史周沅 初名貽清

士之志於富貴者無論也若夫讀古人之書而或慕其功烈或慕其言語文章可謂有志之士乎哉然而與之論儒者之學而迂之吾知其無能為也漢之諸葛武侯以區區之蜀與吳魏角而常出其上其才智可謂宏矣始則躬耕南陽不求聞達繼則身都將相家無餘資其節烈可謂高矣乃其生平自治則在澹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學以廣才靜以成學此豈不為儒者之功乎唐宰相陸宣公事德宗於艱難之際外則撫柔士民內則從容輔導危疑之

地一以至誠倉卒之間不離道德此所謂上不負天下不負所學者也嗚呼後之人亦可以知公功烈之所由矣參政范文正公魏國忠獻韓王此兩人者宋之社稷臣也橫渠張子以談兵謁文正文正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張子由是折節爲聖人之學方橫渠謁文正時宋且有事於西北天下豪傑爭以兵爲言朝廷之上深以不急除二寇爲患而文正之言如此不亦迂乎僞所謂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固當如此乎魏公之論諫也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則與滑稽遊說之術異矣論事君也曰顧事之是非何如耳成敗天也則與計功謀利之說殊矣論行已也曰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則與心氣粗豪者不侔矣凡此之類何一

非儒者之學乎嗚呼定策兩朝而不矜威震四國而不伐疑謗羣
廷而不懼匕首在頸而不亂三代而下士得如魏公亦足矣吾故
曰士將慕古人之功烈而以儒者之學爲迂無能爲也今夫韓吏
部歐陽少師非千古文章之巨宗哉韓之言曰爲文宜師古聖賢
人歐之言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然則文章之山斗威鳳其亦
可見矣夫蘇子由稱司馬遷與豪俊交遊故其文疏宕有奇氣斯
言誠然然吾以爲遷生於秦火之後蘇秦張儀孫武吳起之術莊
周列禦寇申不害韓非之書紛然雜出不辨黑白而遷獨推本孔
子孟子而尊之不與諸子爲伍是其識有大過人者若以後之人
處此幾何而不以孔孟爲迂蘇張孫吳申韓爲切近也耶杜甫之

詩有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夫以子美之材而欲自比稷契無論當時笑之卽後世亦莫不笑之者然其詩之所以光焰萬丈僵走沈宋實在乎此蓋士生斯世曉天下之事者存乎識識非學不精辨天下之事者存乎氣氣非養不盛識精而氣盛者天下無事足以動其心窮則帝王之師達則民物之福也識不必精而超乎流俗氣不必盛而脫乎穢鄙遭時遇主亦可表見不幸而窮愁著書其光怪絕特之氣固有橫軼千古者遷甫之屬是也而世之習為文辭者倘將放棄聖賢闊絕仁義挾區區絲粟之技而高負之嗟乎苟無學則無識苟無養則無氣無識無氣則無以得天地之廣大日月之光明山川之俊秀草木

禽獸之幽間而一言一動率皆卑污苟且而卒潦倒於聲名勢利之中何能爲耶汲長孺之毀儒惡公孫宏也好學而內行修潔非儒者之事哉多欲之不足以致治平非儒者之言哉楊忠愍公受杖遠謫猶爲道統祠祀伏羲以下至於薛文清二十有六人而日引諸生講學於其中將愚人乎抑自愚乎明道作令三年惟一惡少未革非大言也司馬公呂申公薦伊川於朝而曰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非罔上也鄒道鄉陳忠肅李忠定皆以師禮事龜山非無所見也有志於古者其亦可以興乎吾鄉虛受周先生年踰七十不忘志學向隨其兄逸園先生敎諭五河嘗集先儒遺訓題曰數學約言以誨諸生旣歸益復精詳參訂迄十三載

遂爲成書沅恐後生小才不知是書之關於實用也不禁頗言而大呼之嗟乎予之爲此言亦必有迂之者矣然而世無眞儒無所觀感咎在吾黨豈在斯人也哉

盧幼哲先生遺草序　　史周沅

忠烈盧公九台先生之死王事也楚國機部楊公廷麟護喪歸當是時公叔弟錫侯先生季弟幼哲先生皆慷慨有志磊砢英多力圖進取而機部者人品文章負望海內故兩先生皆以所業進卜機部初閱叔先生文曰是氣體厚重端士也然恐不用於世及閱季先生文撚須揚眉喟然作色曰繼大司馬之業者其在吾季子乎嗟乎以司馬之才之志卒沮於姦佞不竟其業身死行周千古

遺憾有弟如此吾且爲公幸爲天下生民慶矣於是攜季先生手而撫其背曰᠎幼哲勉之吾望爾也幼哲季先生字也時方二十二歲於是季先生益以古人自期肆力書史越二年壬午元鄉薦明年成進士又二年以義卒而叔先生果以時去執節歸隱機部之言皆驗然機部期季先生立不朽之功以成忠烈公志而竟不可得則亦有命也夫淸少好奇節偉行非常之士讀古人文辭必詳其出處本末其賢也雖殘篇斷簡不忍棄否則雖其文震一世燬去不顧同學笑以爲迂性不可改故平生所定有文風文尙文逸文因之集大都皆卓落有品者作也今年春得交於叔先生之曾孫弗迷因訪其先世遺文弗迷憮然不適曰播亂之餘殘脫已盡

不及見矣橐之得季先生畱藝三首猶機部楊公手評者伏而誦之幽新挺特冽冽森森丈夫鬚眉如戟光怪筆墨思欲燒研從之恨不可得於是謹持以歸錄之集中而以其原本還弗迷嗟乎予之於古雖婦人女子一節可記必購其片詞隻字以爲快况其爲大丈夫者乎予每之郡邑必訪其先賢舊事與其後人及其遺稾况其爲吾鄉先生者乎若夫叔先生文之不可復見則又不足爲恨也觀史書載其執節時言曰頭可斷髮不可剃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哉至忠烈公聽鶴山房文則固與其人品大節揭日月而行矣

贈從遊諸子序　　史周沅

古之人有道不足而强言者有不擇人而言者道不足而强言者

其爲名與抑不得已於天下之故而言歟不擇人而言者其多言與抑有意於斯人而願望之深與予之與諸子論文章上下今古也三代而後言語文學則以董江都王文中韓吏部歐陽少師爲歸政事則以諸葛忠武狄梁公陸宣公范文正公韓魏公爲稱首德行自濂洛關閩而下則有胡安定楊文靖胡文定蔡西山不然則有希夷康節在漢則有黃徵君郭有道陳太邱管北海在明則有文靖先生從吾遊者蓋飽聞而厭飫之矣歐陽子之志徂徠曰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胡文定論近代宰相則曰諸葛公論本

朝則曰韓安陽論立志則曰明道希文嬉笑怒罵動輒稱之歌詩飮酒必及乎是嗚呼其果爲名與將多言者與韓退之言籍湜輩雖屢指教未知果能不叛去否盍世之學者求可與其學亦難矣然而有不能已於心或深有意於其人則道不足而强言不擇人而言者古之人往往有之

抱犢山房集序　　范時崇

嗟乎此崇世執留山先生之遺集也崇手捧心悸欲開卷朗誦不禁涕泗之漣漣下矣當先少保奉
命總制七閩遭逆藩之變與先生同殉難時崇甫幼學先生子曾筠方離襁褓悲號罔極均未知父書所在比稍長崇得購輯先集

而曾鈞苦志訪求先生手澤者二十年甲申夏躡屩赴閩採訪寅卯間已事欲以廣求先生遺草幸天子孤忠不使湮沒博士潘宗社出抱犢山房集手歸曾鈞具道先生臨難前授其婿翁林能任轉相屬以待先生之後人今曾鈞能求遺集於數千里外而博士不以存亡貿翁託可謂難矣先生著述充富多佚於亂僅存葭秋堂竹林集舊刻若吉吉吟百苦吟和淚譜諸篇皆與先少保同難時作此先生忠義本於理學而發爲文章駸駸乎繼響風騷不徒追蹤韓杜而已先少保殉節蒙

天子寵褒盛膺異數而先生亦受

聖恩贈䘏有加此崇與曾鈞所同獨崇以庸仕碌碌無長而曾鈞

能不隳先志讀書中祕入侍　講帷先慈早背而稱節母楊太君健飯無恙白首完貞雙旌忠節此崇之痛較曾筠之痛更深也崇是以於先生遺集觸目愴懷不忍卒讀和淚叙數言志大略云

洛閩源流錄序　　華希閔

吾邑張菰川先生有雒閩源流一書論列有明一代諸儒蓋仿黃巖謝氏續伊雒淵源錄而作也其於江門姚江兩家則義例稍變菰川於此有苦心焉伊雒之錄輯自考亭周程張邵五先生外列張御史至邢尚書四十一人謝氏續之豫章延平文公外旁及南軒東萊爲五先生而蔡文節以下十六人附焉馮少墟元儒考略例亦本此是錄正宗十六人原錄中之濂溪二程子也羽翼四十

七人康節橫渠也諸儒三百餘人猶張栻以下也但周程之時道學初明未有異同之轍惟蘇子瞻兄弟與伊川枘鑿而子瞻不以道學名故錄中不著至考亭時陸子壽兄弟崛起金谿與朱子鵝湖兩會論學牴牾學術之歧自此始謝氏續錄屏陸氏不載謂非伊雒之傳云爾其時陸學猶未盛行不載可也至江門姚江兩家宗旨不外陸氏而氣魄才力足以張而大之學者靡然從風至推尊以為統接子輿氏孤川之意以為是二家者在明儒中既不可廢而繩以雒閩家法又別具町畦於是別發四卷附錄以成變例噫江門姚江其自得之深豈後賢所可輕測但略下學而專言上達無善無惡一語又傳之失眞為禪學所藉口其徒從而甚焉沿

流失源狂瀾莫砥後人推求原本用相詬病君子之立言垂訓可不慎歟蕺川為之泝其淵源載其行事緒論使功過兩不相掩用意實公且恕江門以下稱羽翼者四人於姚江則不羽翼其師而羽翼其弟子不欲儕陽明於諸儒也若曰論學術毫釐千里在學者自擇之論人品直與正宗諸君子頡頏可也此又蕺川之微意也所收至四百二十餘人或訾其失之濫雖然蕺川明之遺老也鼎革後絕意應舉息影蓬廬故宮禾黍之悲老成典刑之思時往來於心不能已廣為蒐輯彙錄成編殆有深意焉是時

聖天子方命儒臣纂修明史訪求文獻蕺川將以是備史局之徵取正宗羽翼充道學之科餘作儒林傳藍本此所以收之者博不

得似謝氏續錄十六人之嚴核也雲川太史既序而傳之余復爲發明其大指如此

彙刻江陰舊令祁君告示序 代

華希閔

詩有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說者曰茇舍也召伯舍於甘棠去後而人思之故愛其樹而不忍傷於戲至矣賢者之作吏也潔廉其操守明其法令以整齊督率所部之吏民吏民服從教化不敢違如大車之毳衣羔裘之司直是矣然而過則已焉至如召伯去而思思而以餘愛愛其所舍之樹非至誠感人烏能至是

雍正丙午余奉

命視學江左常州之江陰實駐節地邑令山右進士祁君會霖雨

經冬漕米色變罷官邑民詣上官懇留兆獲舟車之上下於江滸者哭聲相聞也越己酉冬君去官三年矣江人士集君告示數十通付梓呈余余曰祁侯厚若乎曰否祁侯雪若冤幾何曰某無冤不待侯雪也然則若之為是也何居則唏歔而前曰侯非有私德於某也江邑俗輕生小忿而投繯赴水者不可勝數侯宛曲導之俗以一變又多鬬訟雀角細故桀黠者構會之訟不得解侯廉其尤甚者懲以法訟大衰又多無賴子羣聚為摴蒱博塞之戲小拂意則叫呼譁呶拳勇角勝民苦之侯一切禁諭帙中所載皆是也某等恐侯去而舊俗閒作爰梓而傳之庶觸目而思思而不違公令則侯雖去猶侯在也余作而歎曰有是哉侯之去三年矣而傳

者在口誦者在心又恐其久而失之而付梓以傳此豈一朝夕之故也哉史稱戢綸爲太和令作示民詩五十章百年後猶有能誦其詩者我朝陸稼書先生令嘉定靈壽一示出而見者或泣下祁侯其幾之矣誦甘棠之詩庶得其所由然矣乎會余移視粵東學政將去江嘉祁侯之善教江民之能受教兩有足多者於是乎書

龍城書院志序附　錢人麟

志聖賢之學者曰士習制舉之學者亦曰士兩者趨向雖殊而實可同歸一致者也宋大儒如明道橫渠龜山晦菴象山東萊西山諸公明大儒如敬軒椒邱克菴東白楓山虛齋整菴陽明莊渠東廓南皐豫石念臺石齋及東林四先生皆以科第起家而如一峰

涇野梓溪念菴暘和皆以文章魁天下其他以名儒掄元魁巍顯爵者尤指不勝屈是聖賢與科第正兩不相妨胡必相背而馳務其一而遂棄其一哉書院之設其初皆以講學其後遂專以課文吾郡之有書院也先後爲東坡龜山而設後並湮廢明隆慶間郡守龍岡施公始建龍城書院於晉陵治址萃多士課文其中凡爲堂齋二百餘間膳田一千餘畝體最宏鉅產亦最饒萬歷初以江陵柄政毀又三十餘年郡守宜諸歐陽公卽舊址建先賢祠旁爲經正堂延先太僕公講學其中課文則屬之嚴所吳公而司理參嶺韓公捐田爲會講會課費天啟間逆閹擅政復盡毀天下書院郡守二雲曾公陽假課文之名陰行講學之實每月有會公必親

臨以聖賢之學相切劘往往至日昃不暇爲文而諸生神怡心悟謂作一日文不如聽一日講是講學課文周未嘗偏廢也萬歷癸酉吾郡獲雋者二十九人而由書院舉者二十二孫柏潭少宰且聯捷魁天下此課文之極盛也經正堂講席與梁溪之東林荊溪之明道相唱應閩浙西江且有遠來之朋迄今讀經正堂會語麗澤商語猶穆然見諸先哲雍容揖讓講道論德之風規當時所稱東林四先生而郡産者三八大君子且胥屬郡産此講學之極盛也諸生服曾公之訓爭以道義自重下逮小夫寒女亦知義利之分莫不尊君子而惡小人于斯時也嫠婦貸金以餽被逮之忠臣童子揮刀而斫假威之旂尉于以見忠義之感發爲最大而施敺

曾三公之宜百世祀于吾鄉爲不可替也明社既屋講席久蕪豪猾者因得踞其地蝕其山先大夫偕從父翰檢公昌言爭諸有司弗獲直百年以來有司憚改作之艱難襲陳案之悠謬視先賢若過客視書院若贅疣而已當陽宋公涖止始慨然興復經營凡二月而工竣竭一郡數十年來紳士力爭諸有司弗得者得有司一振興而遂告成事宋公興起斯文之盛心與剛毅任事之風力誠足繼三公而四矣余嘗言諸宋公請退現祀之駱公易以曾公惜宋公悤悤丐養去未克行尚有待焉多士肄業有所感知自淬礪于制舉之途以仰副宋公興起之意其于講學亦尚有待焉要亦視多士之矢志何如耳宋公以碑記屬余予其前後所進先賢名

次及興廢之詳祀產之實圖籍藝文之傳余家自太僕公主講以來六世于茲與聞往事甚悉或謂余宜有記爰綴輯爲志以俟諸賢有司及考古者鑒焉

劉啟周詩集序　　趙曦明

邑東六十里復善沙有詩人曰劉啟周與丁正朝同出於王嵎思先生之門而相得也乾隆丙戌余館正朝許因正朝交於啟周望其貌靜以整聽其言約而詳出所爲近體五七言詩讀之渢渢乎如春風之襲人和氣之被體也蓋世之窮而在下以詩自鳴者大約其途有二志在功名者期功名而不遂則發爲無聊不平之慨志存棲遁者負棲遁以自異則形爲少可多怪之詞而啟周進不

墓乎功名退不爲爲棲遁𥌓孝弟若飲食務力田如游戲幸庇休
明逢時多暇寄之翰墨以自喻其適意故其見於詩者如此余既
與來往亦間相酬答然而平生轗壈與年偕新胸中塊壘化之不
盡若水遭風或騰而爲波或旋而爲渦求如啟周之沖融演漾納
天光寫雲影自娛不能也歲杪言旋東西睽隔至一二年不晤則
買舟就啟周啟周性不喜入城市終未嘗一就余甲申之冬友人
邢象三得歙邑司訓强余偕行力辭不遂忩無暇一見啟周而蔵
周適以他累入城竟得握手言别比抵歙象三卽世乙酉春以其
喪歸將候問就啟周而啟周之凶問先至矣憶余晤啟周時啟周
告余以其累故余笑而言曰累君者眞可人也不然君安得至此

送之雙鳳橋晚焉解袂嗚呼孰知此別遂成永訣耶去冬從象三於千里之外而遂送其終今春規就啟周於六十里之內而不及其死素心有幾余亦暮年其奚堪凋喪若是耶而今而後居家則惘然若失出門則悵乎無之啟周有知毋亦有念我者耶夫德業成而聲不彰古人以過其朋友然則序啟周之遺詩而勿使其無傳者是余之責也因借正朝求於其家而輯之以俟他日采風者錄焉

江上二黃先生傳彙序

趙曦明

嗚呼吾邑人才當明萬歷天啟間可不謂盛哉繆文貞李忠毅兩公表風采於上而許山人伯濤主騷壇於下滄洲之社同聲相和

者二十餘人袁半村爲繪圖以傳邑中至今流爲美談乃文章之士其著者若黄毓祺介子毓祁錫余與繆尊素太質郭繼清明卿貢隆致敷五徐時進元修周有士克九袁一驊季閑周之望涼武結社緻文聲動海内世所稱江上九子者也而九人之中介子兄弟尤爲傑出又稱江上二黄云乙酉變後著作散佚歷年既久莫爲網羅七人之文絶無僅有惟二黄先生遺稾康熙年中爲楊文來訪其後人得之以去評輯成帙宜荆兩邑人士幾於家有其書乾隆乙酉孟冬從友人吳紹基假而讀之每遇一題必開生面天骨峻削意致蕭爽如長松之立積雪野鶴之叫秋旻高寒清迥耳目爲之改觀因手自鈔撰以示家塾子弟且將公之同好焉滄洲

篇什僅散見澄江詩選中許山人詩集顧涇陽序之有刻本族裔彬儀翁藏之甚謹翁死今失所在又著詩源辨體數十卷晚年定本歸虞山錢氏今又歸長涇汪氏私恨無力借鈔以廣其傳介子詩歌古文俱卓然成家惜不多見他日欲如從野堂落落齋文集並垂永久可必乎哉撫卷三歎

常州形勝序

董文驥

常郡之北以長江爲天塹水經注所謂毗陵北江也守江者外以靖江爲犄角內以江陰爲保障馬馱沙扼其援孟河楊舍阻其險皆形勝也其勢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蟠我北門常郡之南以太湖爲瀉池周禮爾雅所謂具區也守湖者以宜興爲右臂以無錫

爲左臂西自百瀆東至梁溪皆形勝也其勢左右相銜如龍虎之陣夾我南服是故通泰之江守以吳良明之所以拒張士誠也夫椒之戰報以檇李吳之所以敗勁越也非士誠之弱於明而越之弱於吳其地形然也我之所守敵不能攻攻之不勝我可以往敵不能來雖來必敗一以當十十以當百此常郡南北之形當用奇以制勝者也常郡以西古之朱方今曰丹陽平原曠野邱陵曼衍高平曰原騎兵之地常郡以東古之御亭今曰望亭丈五之溝漸車之水下溼曰隰步兵之地是故南宋喪五木之師而浙西門戶如入無人元兵下元武之城而江南順流勢如破竹莫天祐之不守無錫常開平之捷於游塘雖元之强於宋而明之强於士誠亦

其地勢然也我可以守敵可以攻我可以往敵可以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此常郡東西之形當用正以制勝者也用奇者江湖之形勝我得而有之敵不得而有之艅艎之舟水犀之手乘風破浪捷於馳馬百二十二我則有焉用正者原隰之形勝我得而有之敵亦得而有之下駟不及中駟中駟不及上駟技擊不如武卒武卒不如銳士人和地利我與敵共之然則審常郡之形勢者北守江南守湖門庭既固而後堂奧奠安武進綰轂其中郡城一大都會矣若夫龍山東秀二泉流甘章山南來二氿浴黛土厚水深山澤清曠神臯結爲上腴沃衍號稱陸海輔句吳而抵京口襟三江而帶五湖形勝甲於東南昔人陞爲望郡無容贅也

常州風俗序

董文驥

水土之風情欲之俗分言之則二合言之則一武進之土多邱陵原隰故曰毘陵言厚也其民剛柔中文質半無錫之土多川原其民柔文勝質宜興之土多山林其民剛質有其文江陰之土多墳衍其民剛質勝文靖江之土多沙衍其民剛柔半質勝文五土五民此五邑之大略也其君子之賢者或忠義貫日月或文章妙天下非公事無私謁其不賢者或口舌得官或田牧起家積金腐貫酣歌恆舞甚者漁食閭里佻㒓城闕五邑同其小人之良者農服先疇工用規矩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或爲掾史文無害或爲門卒有當車言其不良者流宂游食田荒業惰虞詐行訟饑驅作姦舞

文法鷲死地五邑同其男子習爲打葉子之戲名馬弔甚者呼盧擲錢其婦女好冶遊燒香女冠比邱男女雜坐唐人詩新裝炫服照江東指毗陵士女而言庶幾江靖二邑少此風四邑士民大都富少於貧呰窳偷生加以頭會箕斂少千金之家一遇天災多凍餓之莩庶幾靖邑有沙田荻洲之利民頗饒給至於歲時伏臘四季八節里酒村社松盆爆竹廻儺健粽春盤寒具餅形秋月餳號膠牙綵絲花勝蒲艾瓜果桃符辟鬼四目儺邪紙錢祭墓菊酒登高迎神送神獅蠻跳竈信巫覡尚釋老喪葬用樂婚姻論財五邑小異大同惟武邑五月有雲車之戲力士負鐵竿長可仞竿上鏤鐵如雲置三嬰兒優孟衣冠負之疾行或圈豚行雖拉脇絕筋不

顧相傳隋司徒陳杲仁戰具云此則四邑所無而武邑獨有之者惟錫邑五月有張燈之會星橋火樹萬戶千門相傳爲僞吳莫天祐以城降明民免齏粉而報賽之云其小史鴉頭髮未覆額教絲竹肉音韻之矦門父母生子晳而黠者以爲利此則四邑所無而錫邑獨有之者惟宜邑二氿之水夾城龍蛇實生大澤每歲五月吳楚龍舟競渡黃頭燕濯作鱗之而以弔湘纍士女闐咽水香雲遏而宜邑水濱寂然曾一刻舟如游龍戰東西氿而眞龍驚起斬蛟橋下駭浪覆舟蓋畫龍欲飛龍湫或躍神物變化理固有然故至今永絕其戲此則四邑所有而宜邑所無者又三月穀雨日縣令賽南嶽茶戶入山採茶元人詩云官司火速催春焙翻使山僧

怨自蛇相傳有蛇銜茶子種南嶽而生也以至篔簹之竹作炭採薪之木鱄栗園柿薯芋之果菰陶埴苦窳之器民頗資以自給此則四邑所無而宜邑獨有者惟江邑舊志咸謂民多贏資怯鬬訟然烏知其今不與於古所云故江邑與靖邑皆負江介㵎沙乃靖土新漲而沃江土高印而瘠沃般瘠空地異人殊至於今之江邑則不怯私鬬亦勇公戰猶昔之武邑殉於忠義此則又二邑之尤異者云

常州藝文序　董文驥

春秋時言游季札開大吳文章巨麗之祖偃也四科文學吾道以南今小戴檀弓之書紫陽以為出於言氏門人雖服之學者能文

禮公子歷聘上國觀易象春秋而盡周禮歌風雅頌舞簫韶而聞樂知德見禮知政實得六經之元本故垂二千年文教被於吳吳尤盛於延陵宋則有葛歸愚尤遂初諸人明則有謝龜巢唐荊川諸人迄於

國朝家握靈蛇巷汙牛馬文教不絕如綫雖然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固也乃文章麗矣言語工矣而多不得傳歐陽子所歎猶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卒與庸衆同歸於沒世無傳者也今網羅蒐采得其產吾土而文之傳者收之或不產吾土而得其文以傳吾土之圖之事之人者收之其尤重者人臣告君之言非猶宰相不使人知故前如道鄉焚言挾之草君子惜之後如西

豁捉斬貂之刀類於空同君子題之此舊志所未備今特表而出之而又以人君之咨錫其臣者絲而綸綸而綍天藻奎章御書飛白煥乎足以教忠幷其首至於齊梁雖萬幾素業戊夜不輟而斵花儷葉與儒生競則不收述藝文志

李御左詩集序 名英

錢維城

御左先生余父執乙丑歲與余同舉進士直史館先生之爲人沈靜簡約冰雪其胸其視世俗之升沈顯晦泊如也家素貧通籍後益蕭然如寒士顧日灑掃庭內几席無纖塵焚香煮茗笑傲圖史以此自娛性不妄交而雅好客有過者談娓娓終日不倦先生自爲諸生時以書名大江南北求之者戶外屨常滿及爲詞林譽益

重顧未有知先生詩者先生亦絕口不談詩丙子秋過余手二冊示余曰吾自少飢驅四方往往有作不敢示人常屬宋子蒙泉稍第其甲乙蒙泉不吾工也而情之所寄積數十年不忍棄子盍爲我序而存之余對曰唯唯余何足以知先生詩然侍先生久稔知其性情雖未得一睹其詩固早知先生之詩之必有大異乎人也今夫詩豈特排比聲律摭拾辭華苟以取悅於一時而已哉蓋嘗竊觀古作者之用心矣其悲愉欣戚之故必有鬱勃於胸中而不能自解者不得已而假詩以鳴鳴其所不得已而已不能執途人而喻之也故世非有悲愉欣戚同其不可解者則不以示之而又未嘗不願天下後世之有得於吾情而論列之也故其篇什嘗時

或散見於知交投贈之地或手自排纂寄諸名山老稱以永其傳古之人其不苟作也如此其歉然不自足而不輕示人也如此其愛惜珍重惟恐後人不相知無以其白其情也如此宜其言有盡而意無窮鬱鬱然深長百世下猶令人讀之而想見其人也今之作詩者則不然有題而後有詩強詩以就題餖飣勦襲以為博裁割古語以為巧才一二十首輒雕而出之惟恐人之不吾知也有所干謁必攜之往坐未定踧促如不自安恧然如欲言而不敢吐蠕蠕然出諸袖中顏發赬而進之此固不必開卷卒讀而知其中之必無可傳者存也先生之於詩其學之也久矣所歷齊魯燕趙江淮吳越之間名山大川之所融結故都荒壘之所激感高人畸士

名僧羽流之所遺偷其取之宏而用之也廣矣顧歉然不可輕以示人人亦卒無知之者此亦必開卷卒讀而始知其爲必有大異於人乎吾蓋侍先生久稔知其性情而敢爲是言也若夫商推聲韻按抉字句象泉之所云或猶未悉作者之意夫

儲氏詩詞彙選序　錢維城

天下事操之天者可必乎操之人者可必乎則必曰操之人者可必耳然吾觀古來閥閱鼎盛若五侯七貴兩大司馬六九卿十二千石等代有數家而求其父兄子弟俱彬彬有文采行誼修飭可入文苑儒林傳者六七人不可得若是者何哉豈功名富貴天之所輕文章道德天之所靳耶抑人之早夜孳孳殫心竭慮於其間

者本在彼不在此耶何得其所不可必反不能得其所可必也何得其不可必之多而得其所可必者之不數數見也儲子嘉試輯其宗譜自唐御史公迄今凡三十三世分支別派其若干卷曰儲氏彙纂余既爲文以序之復自御史以下迄今之以詩詞名載諸家乘及散見於諸名家選中者摘之人數十首或數首凡二百四十有四人曰儲氏詩詞彙選請余序余聞之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才之大經緯天地撥亂致治奠山川草木使民物咸得其所及其細歌詠風物發爲詞章其爲才不同而既均謂之才則均難也余自束髮讀書作舉子業卽見所謂儲氏六子文者在陸先生與其羣從家塾課文也及長與太僕梅夫廣文苕坡爲同年友益得

盡交儲氏昆季皆恂恂儒雅言行不苟而其文章大都踔厲風發不可一世以爲儲氏之才莫盛於是矣及觀是選自唐宋元明以來代各數十人指不勝屈後先彪炳垂於無窮才之盛如是極矣妄在其爲難也然由是而上推之漢之荀氏竇氏晉之王氏謝氏載諸史籍後世其傳爲盛事美談者上下數千年中凡有幾家則仍難也自御史顯於唐至今儲氏科第世世弗絕旣得其所不可必矣而才之盛又如此所謂難者不終難耶儲氏之教子弟也嚴而有法其爲學也專而勤故吾鄉之言勤苦讀書者必推儲氏而吾鄉之有志於勤苦讀書者多延儲氏子弟爲師蓋其所由來遠矣然則是選也將以爲天下之教子弟者勸豈特儲氏一姓之盛

而已哉